

[美国] 萧逸 著

七星魔剑



华文出版社

84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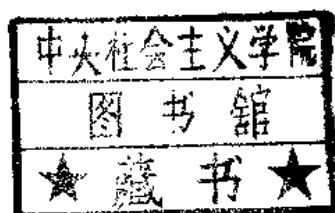
25



200411795

七 星 翡 翠

(美) 萧 逸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主 编:吴修书 刘万朗

责任编辑:徐 贵

封面设计:胡劭长 姜保玲

版式设计:陈赓灿

七星翡翠

(美)萧逸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02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7 5075-0191-4/1·88 定价:5.60 元

内 容 简 介

pk97/20

明朝永乐年间，侯爵夫人“玉燕子”冷幽兰，窃睹丈夫与昔日恋人谈伦较量后，竟抛弃已有的荣华富贵自刎在夫前，这到底是何原因？

“青鳞剑客”谈伦为满足心上人的期望，不顾一切地深入苗疆采掘稀世珍宝“七星翡翠”，不幸罹染瘴毒。此事为仇人所利用，致使不详其因的冷幽兰误信谈已不在人间，遂下嫁给了同谈伦有宿怨的段一鹏侯爵。段为根除心头之患，竟与朝廷锦衣卫相勾结，欲藉缉捕与谈伦同在一起治病的要犯朱蕊之机，置谈于死地。为保护身患怪症的昔日公主朱蕊早日康复，谈伦不顾医嘱，一次次破戒动武，粉碎了敌人的一个个阴谋，并以寡敌众，带着公主杀出重围，用无憾的微笑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全书情节曲折，内容隽永，文笔流畅，令人荡气回肠。

目 录

传说非事实	大侠在人间.....	(1)
画轩窥激斗	花圃遇娇娃.....	(28)
公主患怪病	哑童显忠心.....	(56)
显露“红手功”	一式寒人胆.....	(73)
养病归云寺	古刹现敌踪.....	(94)
抱病显身手	惩戒黄须汉	(128)
郡主乔装游	敌人夜追踪	(150)
半途遭伏击	方丈出援手	(177)
酒客吐真言	玉燕获内情	(197)
令牌给侠士	翡翠赠佳人	(224)
冷月轩遭劫	侠士魂归天	(262)

传说非事实 大侠在人间

“酒”是好酒——四川陈年“五粮液”。

“菜”是好菜——马家“龙须大乌参”。

酒是一瓮。菜只一味。也就足够了……

“好醇的酒！”那人仰天哈出了一口酒气，醉态迷离地强睁着一双红眼，却把盘子里最后的一片海参叉起来放进嘴里，大嚼一阵，咽下肚里。

“行了！”他说：“再喝我可要躺下了！”

四下里拱拱手，算是答谢了这番盛情。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一张张黑里透红的脸……

人们的“渴望”，只瞧瞧那种“呆滞”了的表情，就能知道。很明显的表示出“意犹未尽”，只是说着意兴阑珊，已有离开的意思，这就不免扫兴了。

“世如春梦了无痕，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对于大侠谈伦来说，虽然他过世得早了些，才二十来岁，但也就很不错了！”

饮下了半碗残酒，叹息着拿起了他的红木拐杖，似站未起，脚下叮当作响，怪不利落。

“嘿嘿！他年轻、漂亮、本事大，一口青鳞剑，当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各位放眼当今天下武林，就拿近一百年来说吧，只怕再也找不出这等少年英雄了，更何况……”

他总算站起来了，是个残废者，断了一条腿，装着义肢。

此人六十开外，两鬓飞星，倒还不显得太老。

“……他文采风流，以书香世家，弃文从武，文经武略，样

样精通。在关中，剑斩七恶；走岳阳技伏群丑。嘿嘿，陕西的‘黑马驹’、西川的‘老刀螂’、云岭的‘黑白双煞’这些个主子，哪一个是好惹的？可都在他手里吃过苦头，姓谈的只要活着一天，这些魔王可都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咳！现在活该他们走运，又都一个个神气活现了……不说了，越说越有气，走啦……”

故事像是说完了，有人却硬拦着，不叫他走——

“喂，等等……老头！谈伦谈大侠，他真的死了？”

“噢——那还错得了？”

“是什么病？”

“这……”断腿老者半拧过身子来，似在思索着：“听说是——一种毒……是在苗疆中的一种‘瘴毒’。”

“这就难怪了！”

本地人一向是谈“瘴”色变，谁要是中了瘴毒，八成儿准活不了。姓谈的既是中了“瘴”，保不住一命归西天。

有人为他忿忿不平的捶着桌子——

“这就叫好人没好报。妈的，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是可叹的是那“玉燕子”冷幽兰，她……竟然也变了心，居然会嫁了人；什么人她嫁不了，她偏偏嫁给那个姓段的。”

说话的汉子瞪圆了眼，扯着一个破锣嗓子：“老头，你倒是说说看，妈的，那姓冷的这个娘儿们，她还有点人心没有？”

“这……”断腿老者凄凉的笑道：“你问我，我问谁？唉……人心嘛……女人终归是女人……你还能叫她终身不嫁？”

“可是姓谈的活着时候，对她不薄……”

“谁叫他现在死了呢！”断腿人冷笑着：“君在日日说恩情，君去又随人去了——哼——这档子事千古亦然，说也说不清，唉——走啦，走啦——”

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杖声“笃笃”带着他伟岸的身子迈出了饭店的门坎儿，身后影子半截铁塔也似地撂在地上，吸住了那么多双目送的眼神——秋风里正有几片黄叶打着转儿……

提起此老，却也赫赫有名——“飞天豹子”左大同——一个曾是无恶不为，横行黔地垂二十年之久的黑道人物……然而，曾几何时他却没落了，销声匿迹，落拓至此。

这些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啦。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是拿走左大同那一条腿的“仇家”不是别人，正是他嘴里说的那个姓“谈”的——“青鳞剑客”谈伦。

一个能促使敌人赞赏钦佩、衷心折服的人，毕竟不同凡响。准乎此，剑侠谈伦之饮誉江湖，可就绝非偶然了。

谈伦真的死了？

答案是否定的！

说来可笑，天下事也就是那么凑巧，正当“飞天豹子”左大同像是“说书”也似的在谈论着“谈伦”这个人的时候，谈伦此人却戏剧性的正好就现身在眼前附近。

甚至于同在一家字号——“马家老栈”。

所不同的是，左大同在前店“喝酒”，谈伦在后店“住栈”。当中隔着一堵粉墙，却开了一扇沟通前后的六角洞门，酒馆叫“马回回馆”，客栈是“马家老栈”，根本就是一家买卖——在此“腾越”地面上，称得上是最叫“字号”的一块招牌了。

透过了一抹青黄不绿的老树枝桠，秋天的太阳懒洋洋

地洒落下来；这里、那里……凡是沾着了一点边儿，都沾染上那种明晃晃的“金”色。

他正倚身在廊子里晒着太阳。

身边上响着种单调的蝉鸣声音，秋日金风里，传送着那种淡淡的野柚子花香。秋风无力，骄阳正暖，此时此刻，苟能抛却人世烦恼，偷暇的打上一个盹儿，该是一种享受了。

人还活着，可是活的并不“舒坦”！

姓左的倒也并非全是胡说，最起码他身中“瘴”毒这一节，却是真的。

自从两年前打苗疆里出来，身子骨一直就不对劲儿，自己知道是中了瘴毒，照江湖上的传说，便似只有等死之一途，偏偏他却奇迹似地躲过了病发的第一年，熬过了更厉害的第二年，眼前这就进入到“不可思议”的第三个年头……

秋风起，他的病势益见不起，仗着有一身硬朗骨头和精湛内功，强自支持着，犹能“不倒”可是心里却有数的很。

“就快不行了……”

不止一次的，他这样告诉自己。

当生命向下沉沦时，人的感触常常是麻木的，耳边上早已习惯了江湖上对于自己死亡的种种传说。就是在这个可怕的阴影之下，一些应该持续不移的东西却都变了质……

象是最坚固的“爱情”，也迫不及待的改变了方向，其它的一切，就更不足道了。

久坐起身子来，迎着袭面的惆怅秋风，他发出了深沉的咳声……一咳一吸——其间的距离，像是……有一个世纪那么遥远……

咳势初起时，小腹间照例的引起一阵挛痛——他遂即知道自己又在咳血了。

阳光依然灿烂，闪烁如金。他的心却只是向下沉沦……如果不是这阵子要命的咳嗽，他真当自己已经死了。“活”与“死”之间的距离，其实只不过是差上这么一口气而已，而“生命”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一种“向上”的意志去鼓舞，真不知怎么支持下去？再如果丧失了“爱情”，那该是如何的枯燥与乏味？

对他来说却像两样都不存在了。他却还没有死，也不想死，在似乎已被认定“必死”的阴影笼罩之下，犹自能奇迹般撑持下去，直到那一天真正“绝望”的日子到来。

最起码，他还有一个希望，那也许只是“一线”希望，但却是他目前所能看见的仅有希望。

就是这仅有的“一线”希望，支持着他还没有真的“倒”下去。

他像是睡着了。

小手指上的那一枚碧绿如洗的长方形翡翠戒指，在残阳照射之下，泛射出一串星光——

如果你仔细端详一下，数一数那串星光，配合着戒指本身的长度，整齐的排列下去，一共是七颗银星——这便是传说中极为罕见名贵的“七星翡翠”了。

据说这种“七星翡翠”的唯一产地，只有云贵交界的苗疆洪荒峭壁，数量极微，百十年不过流出那么一件两件；虽不足方寸大小，只要能现出全数“七颗银星”者，无不价值连城，帝王公卿视同拱璧，每悬万金而不可得。

谈伦何以会拥有这类稀世珍宝？他之深入苗疆，乃致罹染重疾，又是否与这块“七星翡翠”有关？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了。

无论如何，他深爱“玉燕子”冷幽兰的一片真心却是不容

否认。在他活着由苗疆出来的时候，虽在重病瘴毒侵袭下，仍然找到了专制翠玉的雕镶名匠——“洗星子”，把拳头大小的一整块翡翠交给了他，经过洗星子一番鉴定，断为罕世奇珍“七星翡翠”无异，一番切磨夺舍，只留下核心的小小一块，再经过细心的打磨镶配，便成了眼前戴在他手指上的这只光彩夺目的长桥形戒指了。

——他曾憧憬着，把这枚“七星翡翠”戴在冷幽兰宛若春葱修长均匀手指上的那一霎——那一霎，必须博得美人一粲……也将是定情终身的一笑——该是何等“弥足珍贵”的一笑？

世事多变一如白云苍狗，铁定不移的“铸情”竟然也会瓦解于一夕之间。

美梦成空，佳人变情的痛心往事，细节之微妙，已不忍卒思。对于谈伦“死亡”的认定，似乎在他未出苗疆之前，就已经被“有计划”的传扬开了。于是，接下来的“美梦成空”、“佳人变节”摧心沥泪的般般痛苦，也就不足为奇了。

“玉燕子”冷幽兰的变情，在她猝然绝望于爱人的丧生，容或可以理解。

不能让人同意的是，何以她委身下嫁给有“银刀”之称的段小侯爷？

长久以来，被江湖上渲染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也即当世堪称劲敌的两个人——“青鳞剑客”谈伦和“银刀”段一鹏。这一双并世的杰出高手，是否基于“双雄难以并立”的微妙心理而无能共恰？抑或是别有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传闻“银刀”段小侯爷的刀法，虽说世罕其匹，终不能盖过“青鳞剑客”谈伦的诡异剑招，一定要分出胜负，只怕前者还要差上一层。只是若要论及家世的显赫富贵，前者由于是“世

袭”的侯爷，一向看薄功名富贵的谈伦，在这方面可就难以望其项背了。

——“玉燕子”冷幽兰的变情与投怀下嫁，是否与此有关？可也就费人思忖。

女人，天下的女人，总有一些难免于“富贵荣华”诱惑！冷幽兰即使被誉为当今不可一世的侠女子，终究她仍然还是一个女人……更何况段小侯爷有英俊的仪表，更有翩翩风采，较之谈伦更不少让呢！

谈伦真的心灰意冷了，想到灰心处，恨不得自己真的死了算了，偏偏他犹自还在活着，这活着的滋味，即使不待重病的折磨，也足足地堪人消受。

即使闭着眼睛，他也能感觉出有人来了。

——一条人影，极其轻灵的现身于身后瓦脊，随即伏下来，一弓一缩，样似狸猫。

第二条人影，第三条人影亦紧接着相继闪身而出，一脚踏入六角门里，即快速的向两边挪移开去。

谈伦嘴角牵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

虽然他一时还摸不清来者的真实企图，但却可以猜知，一定是冲着自己而来。

翻了个身子，他发出了一阵咳声，下意识地希冀着告诉对方，自己并没有真的睡着。

也许是他所显示的形象过于“弱”了，非但不能够吓阻对方，反倒给了对方“有恃无恐”的启示——

一阵疾风，夹带着来人长衣破空的“噗噜噜”声息——紧接着另一条人影跟踪而起，夕阳残照里，有如剪空而临的一双燕子，不过是交睫的当儿，双双已到了眼前了。

一高一矮，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形，却显示着两张完全相似、冷漠无情的脸。

也就在这一霎间，谈伦睁开了眼睛——“一代名剑”毕竟有其不同一般之摄人心魄的威仪。猝开的眼光有如寒星二点。

两个人原打算一鼓作气，迅雷不及掩耳的干一手漂亮“绝活儿”，为此竟有了耽搁，在谈伦猝开的目神里，由不住为之一怔，双双向后退了一步。

——式的穿着打扮。

灰布长衣内罩月白色丝绸紧身衣，脚下是“福”字薄底云履，十足的“练家子”形象，却不着江湖人物那种风尘气息。

这就令人费解了。

“姓谈的，你认命了吧，横竖总是一死，却要咱们好朋友费手碍事，不够意思了——”

说话的是高个头儿，浓重的湖北口音，还是个“大嗓门”，听起来真叫刺耳。

像是早就商量好了，话声未歇，身侧的矮个头儿，已自点足而上，十足的一个虎扑势，随着他疾快的进身的式子，一双“手插子”交炽出刺目寒光，直向着谈伦身上招呼下来。

一片衣影，起自谈伦扬起的左臂，展开的扇面，巧妙的避开了一双刀锋，却于两刃之间，电也似的切了进去——

大蓬血光，随即在矮个头儿满生虬髯的脸上炸了开来，“劈啪”声中，随着“扇面儿”般的长衣展势里，矮个头儿足足摔出了七尺开外，一跤倒地，可就再也爬不起来。

长衣一击即收，忽悠悠蛇也似地缠在他的左腕上。姓谈的这会子看起来，可是睡意全消，白皙的脸上，由于猝然运功，泛起了一片红潮。

禁不住他又咳嗽了。

大片的血，咕嘟嘟地从矮个头儿几乎裂成两半的脑门里冒出来，红的是“血”，白的是“脑”，空气里渲染着阵阵的血腥气味，久久不散……

武林里早有“抡衣成杆”“飞衣为刃”之一说，似乎也只有极少数几个内功达到顶尖儿程度的人才有此能耐，也只是传说而已，见者不多。

对于现场那个高个头儿来说，今天他可真是开了眼啦，目睹之下，一张吊客脸，顿时变得雪也似白，扬着黄焦焦的一双眉毛，只是看着对方发起愣来。

谈伦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坐姿，这一手“飞衣为刃”施展得可是太快了、太妙了，到底是怎么出的手，简直不容回忆；一出一收，恰如野鹤振飞，去留无迹。

高个头儿惊魂甫定，由于一上来架式摆定了，这会子再想装也不成了，可是不大得劲儿，再说他是“身不由己”——这可是“耗子舔猫鼻梁骨儿”——自己“作死”了。

“好……你敢下毒手？……”

下腰的当儿，手上可已多了件家伙，“喇啦啦”抖开来的银光闪烁里，足足有七八尺长短——蛇骨索子枪！

连向斜刺里荡了两步，高个头“哗啦”收回了枪身，右手紧攥着索子枪的蛇形口枪头，那一对三角眼，极其凌厉的瞪向对方，真像是要把对方生吞进肚里模样似的。

谈伦倒是不再咳了。

原想说几句话，交待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但偏偏对方连说句话的时间都不给他，这倒也省了事。

冷飕飕地刮过来一阵子风，空中飘下来几片黄叶。

认准了这股子劲道，高个头儿身于向前一个猛扑，右掌料处，索子枪“唏哩”电掣而出，枪尖上爆射出银星一点，直取向

对方咽喉。

谈伦恁地好涵养，身子纹风不动。

高个头儿由不住心里发毛，这一枪原是个虚招，所谓的“引子”，目的在掩饰下一手的杀着，一见对方如此气势，自个儿先沉不住气，不容招式用老，紧接着往回里一收，就势旋风般往地上打了个疾滚，向前急切进去。

这一手滚身进招，有个名堂，叫“醉打乾坤”，高个子琢磨了半天才得此招，蛇形枪抡起了一片银光，迎头盖脸，直向着对方身上招呼下来。

谈伦发出了一声叹息——

大片耀眼银光里，他偏偏不慌不忙，右手穿处，三指轻捏，却似分花拂柳般地轻巧，已拿住了对方落下的第七节索子枪身。

一拿一捏，恰到好处。

高个子那般猛的枪势，吃对方这么轻巧的一拿，顿时嗒然垂落，劲道尽失，其势宛若为人押住了“七寸”的长蛇，谈伦的出手，堪称高明之至了。

高个子大惊之下，再想夺回手里的枪，哪里还来得及？眼看着谈伦左手挥处，缠在臂腕上的那一袭长衣，怪蛇出地直穿眼前。

一股凌人的劲风，直袭向高个头面门，不容他再生别念，只觉得喉头一紧，已给对方紧紧勒住了咽喉。

一阵要命的窒息，随着谈伦扬起的手势，高个子整个身子直直地抛起了丈许高下，头下脚上“噗”地撞在了石墩子上，顿时一命呜呼。

两个人，两条命，不过是瞬息之间，即已解决。

身后轻轻的响起了一阵风声——衣袂破空的猎猎声。紧

接着瓦面微响，一条人影，霍地拔空直起，狸猫似地已上了北院的一颗大树。

树帽子微有颤动，这个人已自长烟一空般地腾身面起，直向墙外掠出，夕阳残照里，显示着此人脑后的一簇白发，随即无踪。

显然，这人的身手要较诸已死二人高明多了。

什么人这般暗里追踪自己？

什么人又这般处心积虑的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

——倒是恼人费解的问题，只是谈伦却有自信，这一个谜团，即将就快要解开来了。

“马家客栈”双尸命案事，立刻宣扬开来。

对于这家客栈，甚至于整个地面上来说，都称得上是惊天动地之事，但妙在官人不请自来，抬尸、结案，一切像是早在情理之中，官人不与闻问，倒省了许多麻烦，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却可以草草结束，消案于无形之间。

这其中焉能没有许多打点？

无论如何，谈伦却不欲在此多逗留；第二天他起了个早，买棹西下，直发于灿烂的“澜沧江”水之上。

经过昨日的出手一战，谈伦病势加剧，现在看起来似乎更形微弱了。

东方日出不久，一轮朝阳，把眼前江面照射得霞光万道，亮若灿银，蒸腾着的江面薄雾里，不时传过来几声水响，银鳞乍翻，偶见鱼儿的拨刺。

谈伦无疑是重病之躯，倚身船舷，话也懒得多说一句——侧的爱马“枣骝红”，也像是着了寒气，不时的打着响鼻哦

噜。

船身不大，也只能容得下一人一马。

江水湍急，舟行如箭，旋踵间已是百十丈外，眼前来到了两岸悬崖的夹缝直流境地，前瞻江水一泻如箭，亮若匹练。风乍起，洋溢起银星万点，景致如画，惹人遐思。

谈伦又自在咳嗽了，劲项间的藕色丝巾，随风轻飘；时令入秋，早晚寒气袭人，他却仍然只穿着一袭绸质单衣；看上去却是过于单薄了。

拴上了舵，紧稳了帆。操船的老者，由身上抽出了旱烟袋点火抽烟。

“这位客官，我看你一路咳嗽不停，病的不轻哩！”喷出一口烟，他打量着谈伦：“这里早晚凉，别是受了寒，可要早点医，要是转成了肺病可就不得了——”

谈伦点点头，算是答谢了他的一番好意。

“客人你老贵姓？”

“谈——谈话的谈！”

谈伦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向对方注视着。

操舟老者想不到对方答的如此干脆，微微怔了一怔，随自“滋滋”有声的吸起烟来。

想是烟吸得太猛了，呛着了喉咙，大咳了几声，吐出了一口浊痰；伸手摸住了舵，忽然掉过头来。

谈伦的眼睛仍然盯着他。

四只眼睛不经意的对在了一块，难以形容的发出了一种震撼。

这种感触，极其微妙。

对于操舟老者来说，一切的虚情假意，诡计做作，简直溃于一瞬，失算于对方一瞥之间。